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七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趙御衆
長孫　淵　仝編

陸子

文安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教家有法兄九齡子壽九韶子美皆賢子靜生而清明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總角時常汎掃林下宴坐者終日三四歲時侍父行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十餘歲讀

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我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中因洞悟本心渙然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乾道中赴進士舉呂成公祖謙時爲考官得其文大驚以爲讀之心明目豁江西小陸之文也時初至行都輒以明道講學

爲已任一時俊傑輻輳造焉至數夕不寐而神采愈
精第進士除國子正遷敕令所刪定官輪對前數日
默坐澄心務積誠以動上對先夕殿廬未具也門人
屢爲請不應已一時而成繕寫就即入對帝與反覆
者久之先生亦竭底縕自盡帝獎歎焉朱朝士久矣
不遷側求去或以爲言先生曰吾非不能去也顧棄
奉面對時粗陳大義上應我如響更思一望清光少
自竭致臣子之義耳距當對五日有旨者忽除將作
監丞丐祠隨學者輻輳郷曲老長亦俯首受學貴賤

老幼充溢塗巷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勝處以棲名曰象山從學者恒數百十人先生悼世俗之通弊啓人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興起者甚衆所居至不能容其爲教去世所謂學規者而從容涵泳切磋誘掖能令諸生善念自興容貌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也又灼知學者心術隱微之病言中其情往往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達者爲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之所欲言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貞刻而不知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服人光宗時除知荆門軍州於南渡後爲次邊先生初不欲以家自隨會邊有警慨然挈家往延見僚屬如朋友委心遇之俾人各自竭其論說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故境內宦屬之貪廉民俗之習尚皆得之于無事輕罪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剖即手元訟牒歸之令自毀以厚俗惟怙終不可誨化者始詳具獄防異時爲

纔獲有訴遭竊脫無主名自出一姓名捕訊之立伏
盡得所盜贓有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充暴吏
莫能知也翼日有訴遭掠奪者捕之即其人吏大驚
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郡以爲非急務多弛廢不省
先生申嚴之盜賊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以爲自古爭
戰之場于江漢爲走集今爲次邊城何可得已乃集
義勇給廩在築于城窮自勸督役者樂赴凡二旬訖
工初計費緡錢二十萬比成僅費五千緡先生平日
獎激人才多所感化薦舉僚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

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畧此古今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孚
洽而造有不持狀獨自詣求決者笞箠不施民相保
愛幾至于無訟吏卒各自勉以義恥犯法也歲旱每
禱輒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荊門之政可以驗
躬行之效一日謂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
施以沒女兄謔然又謝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拔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
時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逝年五十四吏

民哭哀甚歸葬攀號塞道門人弁哭會葬者千數百人先生學有契于孟子而內獨得于心其自言曰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與學者言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故其教人惟自得其本心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其于人倫物理事勢中切已自反改過遷善不已也其言曰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莫不非一于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

帝臨女無貳女心毋少肆乎斯朱陸二先生與呂成公張宣公並起交振而朱陸之交皆斷深始朱於學既有所承傳而陸兄弟崛起學無所從受又南渡後風氣裂而士習柔弱二先生稟皆剛明所從入異路而氣類相符陸自丱角時聞伊川語輒有若傷我者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而紫陽以爲明道語渾淪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語的確精密耐學者咀嚼也陸以爲山前蘗之生至于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至于放乎四海爲物不貳故學

莫要於求心或觀之者書槪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故其學簡易直捷而溫存究養終未若王文中程伯子之深醇篤至也其徒輕俊者悟心自足輒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恣睢以自快爲文公所深詆紫陽閎大弘博而學守繩墨以爲累高自下行遠自邇使學者必循循于窮理讀書先知所止而後力行以求至言涉高遠輒斥以躐等于階級若已畯然故其徒陋者日研于訓詁章句而持守多不得力墮以爲是意見議論增兆益贅者爲之也其後陸既先逝朱之

門人頗振暴其短爭門戶者至詆陸爲異端擠排之而忽其所長則益遁矣嘗時陸與朱論太極圖辨論不合或以誚陸陸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貽書晦翁詆子靜朱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先生書云邇來自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然要之二先生學各有造其徒亦各往往自立入能匡君出乃善治學則立己教以造人

要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于二者之術之能世其學

官通直郎先生諡文安明正德間王文成督江右褒

崇陸氏子孫嘉靖九年從祀

九齡明悟端重十歲喪母毀與諸弟日切磋于道闇

闇侃侃自仲自爲師友而九齡深觀默養優游而曲

暢之也其與人和不違物而非義不能干直不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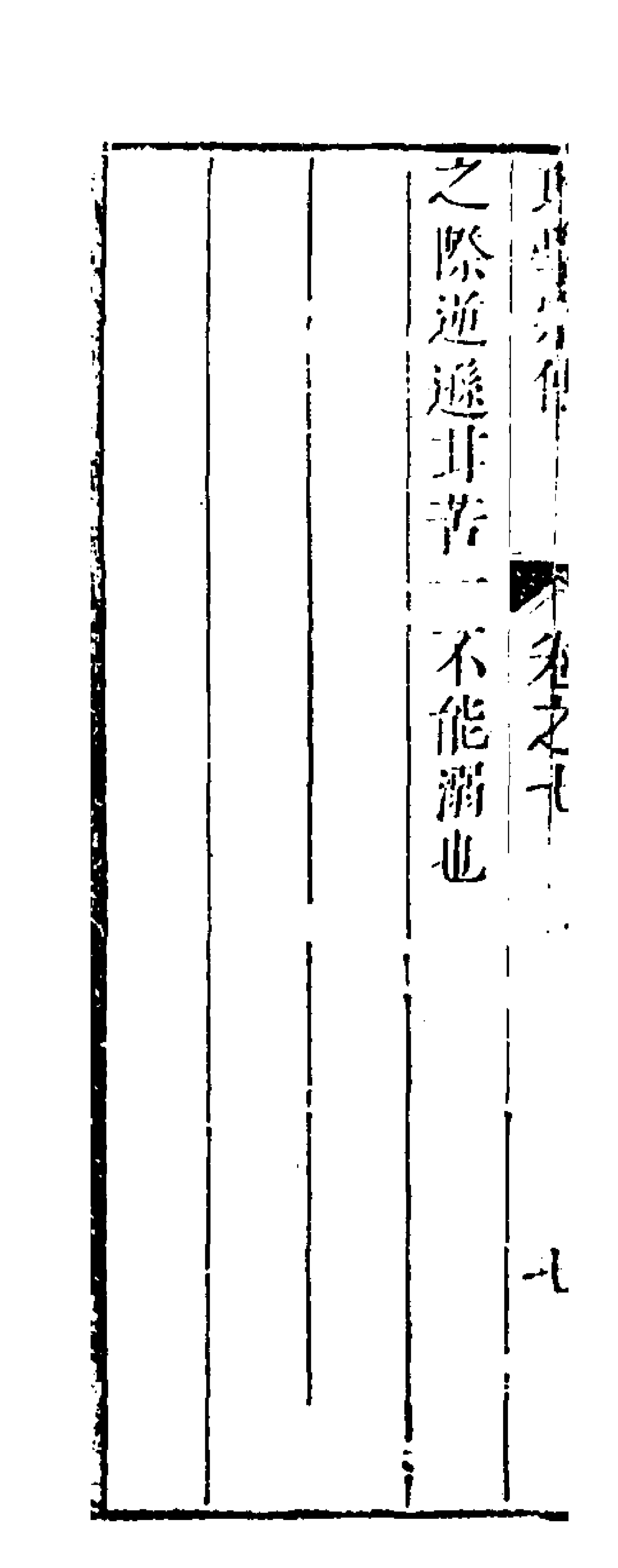
而與處者久益有味四方踵門請益者群疑轇轕從

容啓告莫不渙然失所疑而反諸動悟乎格者有本

而用力亦久人之疾病皆骨折肱所謂人者浮沉滑

滴各中其病血然也其有格不入者寬需之令自化皆言門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弟進士授興國軍教授興國瀕大江民質儉鮮就學九齡始延雙蕭衣冠如儕大賓勸綏引翼士颯颯有興丁繼母憂歸不復調比得疾晨興與客語參參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夕整襟正臥而卒學者稱梭山先生

九韶平居泯泯無留察至事理盤錯情偽隱伏析之如蓍素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謚不輕揚處好惡



之際逆遡其指一不能溯也

語錄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皐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為欲傳其道既為武王陳洪範則居于朝鮮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有學有本領

眼前道理與上下古今一個道理

果讀狂範佯細玩味便見

知本來守便是之字的把柄有本領者當

書登一

夫子分付顏子事業鄭云不傳而陽議通書與俗洲一件不是夫子之道弟無如斷乎能領略耳

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天之一字是學胸說起

儒學本天所以云然

虞之際道在皋陶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

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

則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于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問夫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失了頭緒

[illegible]夫子之道至孟[illegible]而一光 [illegible]已在賤 [illegible]防人[illegible]同只[illegible]出來矣 知得道不可須臾離

有不肯所是所以勿忘勿助

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遊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也未知其保養灌溉

不知有心遂至戕賊放失知求放心應須保養灌溉故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矣

[illegible]學者之病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田地淨潔[illegible]學植

學者須是打叠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周傳周學發盡于周異之所未見孟子于靜之言有信未及處靜退從靜太緊好事之病

開發心事供自了底多了許多事累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皋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多事未必有切己之志須自省察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遊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于道問學處欠了某

實有根立覆是要先立乎其大

亦所引伏團他竊也

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遊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也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

非彼非此曾遇異端

就他身上理會只便是實正格物也

異端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謂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

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不獨知人兼安民在內

大綱在除虛心然先立乎大而小者[illegible]命霧不朔勝而屈矣

論之君子小人未嘗不分別若銖稱寸量較其一二節則小人或得欺爲君子君子或似隣于小人邪正賢否倒置者多矣吾于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一學者自暘翁處來每有陳論吾應之亦無他語數日後所論已罄力請吾誨荅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

鋤頭斧頭相去幾何而處學之差千里之謬

寬仁人能以懲而成

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揔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劉淳叟叅禪其友詰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外求乎淳叟曰譬之于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其友云若如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友亦可謂善對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于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

要[illegible]　[illegible]人多自[illegible]　[illegible]義利判定

而當其情是乃見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吾于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或勸先生之荆門爲委曲行道之計荅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禮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乎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此已說盡

何句是要語第在學者自得之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仲誠處一日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學者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何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個什麼審問個什麼慎思個什麼明辨個什麼

自會之言

學者改過是聖人事

有兩件事便難矣病稍不敗讀者不多人從彼邪出而能致慎者便是張子

篤行個什麼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過人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是全是

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自今各

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

吾儒敗績故能入耳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

之初不知自家已被他點檢在下面如何得他服

自淵學起從心指是要於信懷學問入際須界不退

實知害道全在意見

義利之辨便是孔孟志願

善自本然孟子所以

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

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

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

却難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

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

通佳甚

典憲是先王之法觀天子尊稱文武自見

十年方進一步此是夫子自已閱歴語頗而之說界覺是鏡中觀花

丁方有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揺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

游深逍自得不能

天來大事先於中大是也小者如何得引得心動正淡處

與他言語要小說的

夫十年方沛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人不辨個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要當軒昂奮發莫凭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勸模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

皆其異者而言之大不淺深不齊千萬自其同者而言之究竟與人同耳故曰亦爲之而已矣

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非特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稷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進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同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則有與聖人同者雖田

[illegible]有[illegible]次第 [illegible]收拾 [illegible]可也

故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于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于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大小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繇辨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擾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只要把捉所以精神都死看來縮未放心立志則道量之意便從裡面出來我便無不自適之切洽學問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豎成人且今
未嘗敢勝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
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
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
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
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
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
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
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一件大



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界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不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

用心太緊只是正助

知有心而存養之但無戕賊無放失又安有艱難支離逕回不簡者耶

患不成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熟無忘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聞學而又艱

介甫當日謂不變法亦言利亦不能致君爭競當道其人原非畢變之人不曾絡得

雖支離遷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根學人言語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于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

覺處而謂自把捉實有不致者乎

居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遇之所以卒至于無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摸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無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

宋濟道以刑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人皆可以為堯舜故

識得濟道便是文王

說來原有道理

隔個狂可只一似是而亂德一物紛而惑本行者行之病所流借之語不事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

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

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狠狽如

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做古先聖賢言行依仁

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

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

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

私意習俗其所謂穢惡寇讐也不決去之知如何得至大者如何得立

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個擔板自沉溺于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甚大直其所謂膏肓之病也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睍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世俗之權咳直矣哉

筆放過去蓋不知而作之病

日用行習之中却有天地下手處含此而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若眼看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或東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灶

責病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看氣象甚覺顛倒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

高談一貫總是虛論夫子呼參而語以一貫曾子曰唯此千古難再之事未可容易作高論也

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
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
到此能有愧懼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看挺之殊
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
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不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
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用功後來遇師
友須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話此虛論也
貞曾挺之

忘情是忘
懲過是助
有忘助則
本心擾擾
動靜皆得
合一若得
平穩是正
本心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忘情忍𢘻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不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則反不可　與潘文叔

心我之心
其放也以
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

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

逐日就下若亡其存也勿分有於斤之代牛羊之牧逐日就于長養故曰操則存舍則亡

過而憚改者不必言過而速改者又恐傷于憚易偷于寡過未能所以孔子殷乎學

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此事不借資于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典舒元賓

夫子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謂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讀書者多忽此謂易曉故躐等凌節所謂語高而無補于實行于窮知致辨于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又善則速遷過則速改

焉何以稱夫過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焉是真能改過之入莫若顏子也

之詐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稱顏子好學又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　復傅子剏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始病于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非遂安之以為道在于是必謂不假推尋

兩個此非當也兩個道當如是故也提見貧窶不是爲累然纔易貧乃在亦必而後從容故云貧執與爰而云爲累

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變化者爲非道耶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耶是始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常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朋見縲絏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明庶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

激烈與輕易均非深至自勝也是不過

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于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歿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歿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　與傅聖謨

人之皆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于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行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與包詳道

主不見德
堂不感恩
此無縣之
世也名聲
勝負才智
功能自屯
盡可書處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曾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于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畊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歉之意風化如此曾不[illegible]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

本心能明則宇宙一家也元無隔礙不明本心則一家之中橫分秦越而況于踈遠之人乎

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于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與包顯道

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裡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于四

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儒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止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　與羅春伯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個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個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門人袁燮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而孟子常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有跂望聖賢若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遂不深可慶哉

王子文成曰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

歸諸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尤
■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其
有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于辯
說者而傾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
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于言而勿求
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紛起于持勝心便舊
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讀
先生之言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
粿批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何義兆問丁貴不齋云朱陸初來只是一家自海
翁予戕湖後生許多辭說還是何處關緊其云伊
兩家游論不自爲湖而始知是陸子美開端明剌
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見子美詆濂溪無極太
俯爲名氏之學遂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原本伯
兄與晦翁格物致知之說爭源分流學者從之遂
分位路具實陸氏淵源本自不錯子靜識見太動
氣岸未融分于庶坐中說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
一誠論又是定本晦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而

與子美爭論無極只說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此極和平中間又露出淺狹邪誠字兩二陸亦如何清受所只簡青只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有與尖致兩納吐舊流豈必貞眾米百源所其深秀哉了靜說塊賢淵源只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爲致知格之爲格物此處豈有病漸大子語一部孝經無一處着學問無一處是天貧了得始自不敢惡了人不敢慢于人推到都祇于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串不盡陸家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法施于州郡藥臉脈鈍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臨翁誠之爲調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看古人爭辯處只是借來發鍼開吾痼疾不得隨他詞牆蕩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取裝亦皆不遠于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須用藥方一一呼名看其各應也必如高明柔克沉措劑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

沉潛雖思孟復生何以易之有吳之云此莫近于調停不甚云天下事無那可兩家調停不得既見一家何必苦自同異義兆又云先儒不同異吾兼何處著眼甚云見水火而知其若見其害而知鹽栖此處張食雖萬病同春亦可不看也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之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南渡以來真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而已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嘗考學庸之書雜禮記中經千有餘年程子始表章之孟子洙泗嫡傳于條載側以子書獨韓子謂孟子醇乎其醇經程子表章朱子會萃折衷始與論語學庸列為四書元公大儒之後宗朱子闡圖書

之蘊最後方得從肥遯了靜挺乎不拔可稱世間一個好男子朱陸同異當時聚訟沒後故翕羣以爲禪陽明力爲解紛淸議始昔涵黃存齋謂陽明全是濂溪學問做出于靜事功成聞云陽明振天得地如何作于靜事功在齋日于靜在則門如許心于貴是尋常窮示喫飯者凡事業熟然是上天所命道德行諭是自家成立朱子謂子靜實見得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夫不怕天不怕地有二義焉愚人無知醉生夢死故其然不悟君子內省不疚浩然充塞視天地吾父母也夫何怕子靜生乎所言所行其在接應了處却被文公一口打殺出來自是傳神寫照之手愚謂小心翼翼祇承上帝動靜語默出乎天而人不與子靜或有所未逮也

理學宗傳卷之八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張爍然

仲孫淦　仝編

薛子

文清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娶改鄢陵妣齊氏夢紫衣人謁見而生先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乃舉育之自幼書史

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先生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鄢陵時例乏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强先生應河南鄉試遂中永樂庚子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學士楊文貞士奇欲館之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得忠憲臣振肅風紀選擢雲南道御史出

[illegible]然自立

監湖廣銀場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將
先生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手錄性
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値雪盈尺不輟有得秉
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吏部
尚書郭公璡薦先生提學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
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勉諭育生
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呼
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
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

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爲先生也振連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爲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出人死請廷鞫振曰是固應死詔縛赴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辯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先生將刑振有老僕大哭厨下振問之對曰聞今

曰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免先生家居六年造詣益邃江陝弟子來學者百餘人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别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乙巳以給事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聘無抗禮者先生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相邪乃飾鎖廂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
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
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得所薦不
允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年近七十復
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易
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前曾辭不陳伐宋
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嘗命主考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

平生所學惟此事歲轉左侍郎曹石川掌遂引疾致
仕石亭來視疾曰先生既不樂爲先生請勑即家
整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
勑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是
若不獻官耶石亭嘆息而去若家八年四方學者從遊
甚衆先生隨其所寓圖書几硯常在左右手不釋卷
凡辭受取與必援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
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

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
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
文清成化間閩子監丞李紳弘治間兵科張九功俱
請從祀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

指太極之道

間而流

讀書錄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可窺而至理燦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

形上形下了然無復可疑

流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道於道之中 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下律已何以治人

不自欺

此理甚明人只是不信

即無極而太極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旣知律已又可治人

氣質最難養尒克治而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

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中庸傳曰中庸信之本中實信之理恭中虛者無物

也中實者有理也無物而有理即所謂冲漠無朕

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研幾其切

皆默念爲此七八之顆聚而非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賊之甚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爲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公論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爲備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計以行事者乃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

叢[illegible]所推直以傳示本當輕三子也隨地[illegible]引各有[illegible]

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灑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

文清前稱朱後推許故人有言薛文清其朱之許平仲乎

之功又當兼致三子之書卽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而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王言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道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夙是何等見道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寐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道不外是矣

一本最真確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非躬實造

作詩作文寫字皆敝精神虛耗志氣而無得於已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不關非聖書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粱元帝之徒

文符前易有得故益甚明之

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於
亂亡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稱之吉遂之凶
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
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鬱悶條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
一端
擊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
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

者而恐蹈之久之氣質變矣

仲尼之徒不道桓文

爲治舍王道則伯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狥時者爲是故也

一句道盡

聖賢爲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殊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illegible][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幾兆

造化人事皆自眇綿之端以至于充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爻一陰始生於下必至於堅冰當曹魏之時宗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

誠斯立是方着落在人身上

謂聖人之一部經只是一理

將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爲治必謹乎微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易伏羲一元無文字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文王周公之易也孔子十翼孔子之易也將然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而已

周子論幾乎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

不能斡轉何貴知幾

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予謂有脫言以周子爲聞知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周程張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更欲自況

衛武公遽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爲後世法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明德於己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原是如此

說只言而不言言解在人默識

各成其是不必求同

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修身者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于家國天下也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于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當默而識之可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

言觀天與聖人

伊說聖說無不反理只是見得明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然道揭義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

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則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則物來塡塞于中

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何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

止無定體、其當然不易之理則定而止

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爲義得矣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當識其止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爲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爲天理止失其止則爲人欲矣

極言天理當然之極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卽人欲之私矣

會千百人千萬言總是講此幾個字而此處得分曉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

儒釋之辨既明闢者之功不見其大儒釋之辨未明儒者之功原自不小使以儒爲名猶剽竊而歸之者[illegible]判[illegible]然

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于程子性卽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出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漢唐以及五代之閒異端與吾道爭爲長雄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偷竊而歸之況其餘乎獨唐之韓子不顧傍笑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

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擣其巢穴而辨其毫釐似是之非辨是邪正之分脈然若睹黑白雖未得悉絕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而不得混以鉛錫明珠而不得淆以魚目彼雖援引比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講學命詞粹然一出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君子距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

疑定撥冇力往時怒瑩心動近覺隨怒隨休而心不

此等議論何容易得子矣

爲之功矣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
親炙者尙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
所從游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
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眞可謂豪傑之才矣
漢儒纖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辟韋之支至宋儒出
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
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天理

何便有這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程門主敬所以聚德也文清之學大端本此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習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知體要則說約之以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苟楊諸子之書詞亦富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書貴要矣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也雖有約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

寡欲即一

性亦一

敬亦一要
得須寡要

孔孟本領
皆在知言
程子表章
之功以此

也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知孟子者韓子也若非兩程夫子表章於後則猶然一子書耳至朱子始列爲四書而千百年之宗傳始定程朱之功大矣哉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亞于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

果有枯其根而復其蘇者家國一理

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講明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所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康所見盛衰之際以明

道[illegible]氣[illegible]同生之

此天地大形息以下宜參看

康節首尾吟多感極慮衰之意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氣爲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爲變也精氣爲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爲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爲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捘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

愼獨二功

不敢取者且難其人況其上者乎見利思義只此不苟

能愼所發於將發則無愧矣

世之康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又爲次也

要於詩興求人倫也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莊子與律耶有分處是在昔賢曾自得之

春秋與易其微言妙旨原非小常所能窺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先儒訓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忠厚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眞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活潑潑地此心便與天地同流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
貴王賤霸而已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
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
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
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
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虫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
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者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

有應無心更何紛擾

非用人何以平天下

亡人倫便是邪獨何厭繁之迂言

對底有盡不先與於

潑潑地也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之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絜其身果何道哉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

伐例其所

之理而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

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不怨尤須
是聖人分
人除怨尤
外別無事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便尤人纔不得於天便怨天其心忿忮勞

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文清是第
儀知巳

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

誠足以廉頑立懦

元儒尚尚
其志者惟
靜修先生
一人

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爲道學之宗也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自是太和元氣

文清亦可謂[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之功臣

元公閑然不求人知到

人知時其光輝自大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

明道之氣象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無以自樂

通亦枉然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道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

濂洛諸儒之道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可想見[illegible]
[illegible]乎[illegible]
能見道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昭烈孔明抑于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萬世

昭烈固帝室之胄而孔明乃爲三國第一流人物能擇主而事故綱目特以正統大書之

元劉靜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

之非道也不能見道即科目言性言命與道何干

一個忠做出千百個恕來忠是一恕是貫在曾子以爲一貫門人仍見疑惑區

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

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

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

可以知道矣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個忠做出千百個恕來

一個源流出千百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

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

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

謂學者盡己爲忠推己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

體偕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
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漢末諸賢未聞道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與乎
漢末諸賢

丁信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
譬如未撞鐘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
謂鐘未撞時聲固在仰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
時陽已具動靜一理也

不得致人者恨無究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

材樂人過情亦不免自矜於雅

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歐陽修詩曰記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皆盡作史之弊

至哉易乎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掩其姦邪之迹

子陵百世師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說之言則其所蘊非尋常高士之可及也

舉頭天外

今天地闔闢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間萬物亦如今之所有若天地再闔再闢之後天地間萬物亦與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闔萬闢而天地萬物不易也

天也命也理也總一理而已

朱子曰命即理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永言配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理言也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為世人之失皆由於此最壞人心術其[illegible]一判故孔孟嚴義利之辨

[illegible]定　無禮不恭只是一玩字　康節之學　[illegible]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孫子爲人只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陳希夷亦避世離羣者與

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

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入于安能以已散者為禍福耶果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總名元亨利貞是天道之件數

有總名自有件數故化所以川流也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皆假設耳入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八仙是八猴人言無人不可誣道也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聖朝典禮可謂千古

書爲理道之本源學者豈容草不讀過

非知道深能知言非知言豈能知人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再闢天地仍是此理而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襲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于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于書也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不備不明各有二說晉晃察二之又不是

知言最難惟心平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淸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淸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爲

言得一性字天下無餘事矣

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並不識性

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

門人白長輸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中正仁義而已

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也

門人王炎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

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際

門人李某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

霽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書似文公體

其道勁惜乎無存

楊廉贊曰本朝理學實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濂溪

翁惟得其傳欲考無從復性之教最為有功

文清之學端亮嚴峻俗士不敢入邪說不得亂居

然一代之宗

理學宗傳卷之八終